

國學小叢書

中國雕板源流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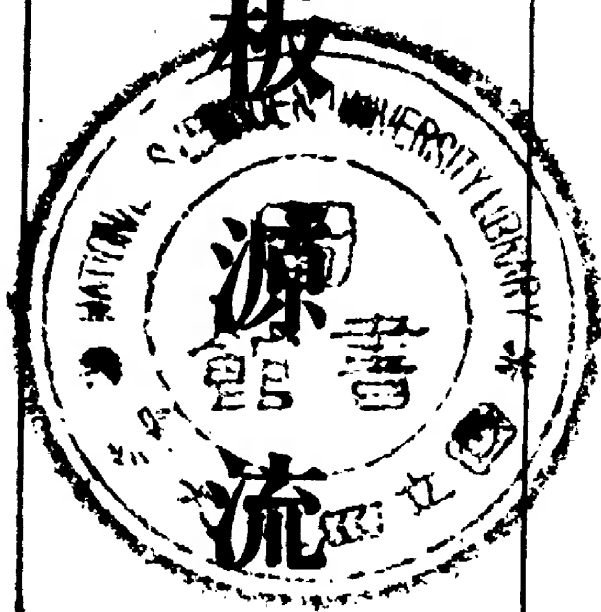
孫毓修著



著作者 孫毓修
主編者 王雲五

小國
叢書
學

中國
雕
板



考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80743465

中國雕板源流考目錄

雕板之始·····	一
官本·····	四
家塾本·····	二三
坊刻本·····	二六
活字印書法·····	三七
巾廂本·····	四七
朱墨本·····	四九
刻印書籍工價·····	五〇
紙·····	五二
裝訂·····	六二

中國雕板源流考

雕板之始

世言書籍之有雕板，始自馮道。其實不然。——監本始馮道耳。——以今考之，實肇自隋時，行於唐世，擴於五代，精於宋人。

陸深河汾燕閒錄：「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日，勅廢像，遺經悉令雕造。」

敦煌石室書錄：「大隋永陀羅尼本經上面，左有施主李和順一行，右有王文沼雕板一行。宋太平興國五年，翻雕隋本。」

按費長房歷代三寶記，亦謂隋代已有雕本。是我國雕板，託始於隋。而實張本於漢。靈帝時，懲賄書之弊，熹平四年，命蔡邕寫刻石經，樹之鴻都門，頒爲定本。一時車馬闐溢，摹搨而歸。則有頒諸天下，公諸同好之意，於雕板事已近。三代漆文竹簡，冗重艱難，不可名狀。秦漢以還，寢知鈔錄。楮墨之

功，簡約輕省，視漆簡爲已便矣；然繕寫難成，故非蘭臺石室或侯王之家，不能藏書。自有印板，文明之化，乃日以廣。漢唐寫本，猶用卷軸，抽閱卷舒，甚爲煩重；收集整比，彌費辛勤。雕本聯合篇卷，裝爲冊子，易成，難毀，節費，便藏，四善具焉。上溯周秦，下視六代，其巧拙爲何如哉？

范攄雲溪友議：「紇干尙書泉，苦求龍虎之丹，十五餘稔；及鎮江右，乃大延方術之士，作劉宏傳。雕印數千本，以寄中朝。」

柳玘訓序：葉夢得石「中和三年，在蜀閱書肆所鬻字書，率雕本。」

國史志：「唐末，益州始有墨板，多術數小學字書。」

朱昱猗覺寮雜記：「唐末，益州始有墨版。」

按唐時雕本，宋人已無著錄者。蓋經五季兵戈之後，片紙隻字，盡化雲煙，久等於三代之漆簡，六朝之縑素，可聞而不可見矣。近有江陵楊氏藏開元雜報七葉，孫可之集有讀開元雜報文當即此也。云是唐人雕本，葉十三行，每行十五字，字大如錢，有邊線界欄，而無中縫，猶唐人寫本款式，作蝴蝶裝，墨影漫漶，不甚可辨，此與日本所藏永徽六年阿毘達磨大毘婆娑論刻本，均爲唐本之僅存者。世傳卷子本陶淵明歸去來辭後署「大唐天

祐二年秋八月九日餘杭龍興寺沙
門覺遠刊行云云，蓋不足信。

雕板之始

三

官本

監中墨簡，始於長興，歷朝皆仿其故事。蓋以頒一朝之定本，而杜虛造之弊也。羅願、鶴林玉露：「宋興，治平以前，猶禁擅鐫，必須申請國子監；熙寧以後，乃盡弛此禁。」按此例，元世猶然，其用意甚善。

五代史：「後唐明宗長興三年，宰相馮道、李愚，請令判國子監 田敏校正九經，刻板印賣。」

又：「長興三年二月，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，刻九經印版，勅令國子監集博士生徒，將西京石經本，各以所業本經，廣爲鈔寫，子細看讀，然後雇召能雕字匠人，各部隨帙刻印，廣頒天下。如諸色人要寫經書，並須依所印勅本，不得更使雜本交錯。其年四月，勅差太子賓客馬縞，太常丞陳觀，太常博士段顥、路航，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，充詳勘官，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，召能書人端楷寫出，旋付匠人雕刻。每日五紙，與減一選。」

又：「漢乾祐元年閏五月，國子監奏在雕印板九經，內有周禮、儀禮、公羊、穀梁四經，未有印板，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。周廣順三年六月，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，進印板九

經書五經字樣各二部，一百三十冊。冊府元龜同。按玉海「廣順三年六月丁巳，十一經及德二年九月，國子監言，尙書孝經論語爾雅四經字體訛缺，請以李鵬本別雕。」原註：鵬字是廣順三年書，與冊府會要所載又多數種。

按九經板，自長興至此，歷四朝。唐晉七主開運漢高祖天福隱帝乾祐周太祖廣運二十四年乃成。冊府元龜載敏進書表曰：「臣等自長興三年，校勘雕印九經書籍，經注繁多，年代殊邈，傳寫紕繆，漸失根源。臣守官膠庠，職司校定，旁求援據，上備雕鏤。幸遇聖朝，克終盛事，播文德於有截，傳世教以無窮。謹具陳進。」

五代會要：「顯德二年二月，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準校經典釋文三十卷，雕造印板。」

按經典釋文未畢，宋監續成之。

洪邁容齋隨筆：「予家有舊監本周禮，其末云：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畢，前鄉貢三禮郭煥書。列宰相李穀、范質，判監田敏等銜名於後。經典釋文末云：顯德六年己未三月，太廟室長朱延熙書。宰相范質、王溥如前，而田敏以工部尙書爲詳勘官。此書字畫端嚴有楷法，更無舛誤。」

成都石本諸經：毛詩、儀禮、禮記，皆祕書省祕書郎張紹文書；周禮者，校書省校書郎孫朋古書。周易者，國子博士孫逢吉書。尚書者，校書郎周德政書；爾雅者，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。題云：廣政十四年。蓋孟昶時所鐫。其字體亦精謹。兩者並用士人筆札，猶有正觀遺風，故不庸俗，可以傳遠。唯三傳至皇祐方畢工，殊不逮前。」

王明清揮塵錄：「後唐平蜀，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鏐玉海書五經，倣其製作，刊板於國子監。明清家有鏐書五經印本存焉。後題長興二年也。」與五代會要玉海不合。蓋此記

按今傳蜀大字本爾雅，亦有一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臣李鶚書一行。自中原板蕩，南渡以後，傳本已希。故家往往有之，學者已不易見。敦煌石室出金剛經刻本，題「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特注檢校太傅曹元忠普受持。天福十五年，雕板押衙雷廷美。」五代雕本之見存者惟此。

天祿琳瑯：「句中正，字坦然，益州華陽人。孟昶時，授崇文館校書郎，復舉進士及第，爲潞二州錄事參軍。精於字學，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。太平興國二年，獻八體書。授著作佐郎，直史館，歷官屯田郎中書。後雍熙三年，勅新校定說文解字牒文，稱其書宜付史館，仍令國子監雕爲印板。依九經

書例，許人納紙墨價錢收贖。兼委徐鉉等點檢書寫雕造，無令差訛，致誤後人。」

宋史：「趙安仁字樂道，河南洛陽人，雍熙二年登進士第，補梓州權鹽院判官。會國子監刻五經正義板本，以安仁善楷書，遂奏留書之。」

按錢大鏞明文在凡例：古書俱係能書之士，各隨其字體書之，無有所謂宋字也。明季始有書工，專寫膚廓字樣，謂之宋體。所見宋元刊本，皆有歐趙筆意，即坊刻亦皆活脫有姿態。宋元時官私刊本，多記繕寫人姓名，不但刻工也。如麻沙本文心雕龍末刻「吳人楊鳳繕寫」；松雪齋集末刻「至元後己卯良月十日花谿沈璜伯玉書」。宋元時，刻工姓名皆記於板心，或在上方，或在下方，蓋亦禮記所稱「物勒工名，以考其成」之意云。

蔡澄雞窗叢話：「嘗見骨董肆古銅方二三寸，刻選詩或杜詩韓文二三句，字形反，不知何用。識者曰：此名書範，宋太宗初年頒行天下刻書之式。」

按鮑昌熙金石屑載韓文銅範「易奇而法，詩正而葩，春秋謹嚴，左氏浮誇」四行。張耒未云：此初刻板本時，官頒是器，以爲雕刻模範。考韓文始鐫於蜀，則此固當是蜀主所命槧鑿者。今蜀刻石經，

蜀 槧 韓 文 範
去 月 歆 齋
春 煠 藎 翬
韜 五 而 齒
良 音 而 去



間遇墨本數紙，好事者已矜爲至寶。况爲梨棗之初祖乎。鮑丈以文，宋丈之山，翁友海琛，俱定爲書範。鮑丈云：審此文字，惟大宋小宋家所刻之板，字畫方得如此精好。宋丈手題是匣云：「蜀槧韓文範。」王應麟玉海藝文部：「開運元年三月，國子監祭酒田敏，以印本五經字樣二部進，凡一百三十冊。」

又：「端拱元年三月，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，詔國子監鑄板行之。易則維等四人校勘，李說等四人詳勘，又再校，十月板成以獻。書亦如之，二年十月以獻。春秋則維等二人校，王炳等三人詳校，邵聲隆再校，淳化元年十月板成。詩則李覺等五人再校，畢道昇等五人詳勘，孔維等五人校勘，淳化三年壬辰四月以獻。禮記則胡迪等五人詳校，紀自成等七人再校，李至等詳定，淳化五年五月以獻。是年刊監李至言義疏釋文，尙有訛舛，宜更加刊定。杜鎬、孫奭、崔頤正苦學強記，請命之覆校。至道二年，至請命禮部侍郎李沆校理杜鎬、吳淑、直講崔渥、孫奭、崔頤正校定。咸平元年正月丁丑，劉可名上言，詩經板本多誤，上令頤正詳校，可名奏詩書正義差誤事。二月庚戌，奭等改正九十四字。二年，命祭酒邢昺代領其事，舒雅、李維、李慕清、王渙、劉士元預焉。五經正義始畢。」

案此卽端拱五經正義。咸平中，又校刊七經義疏，朝野皆遵行之。馬氏經籍考載其先公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，極爲愛重。黃丕烈百宋一廬亦有此本，黃氏所詫爲奇中之奇，寶中之寶者也。顧李易安倉皇避寇，而先棄書之監本者，見金石錄序似舊監本不爲當時所重。

玉海：「周顯德中，二年詔刻序錄，易、書、周禮、儀禮四經釋文，皆田敏、尹拙、聶崇義校勘。自是相繼校勘。禮記、三傳、毛詩音並拙等校勘。建隆三年，判監崔頌等上新校禮記釋文。開寶五年，判監陳鄂與姜融等四人校孝經、論語、爾雅釋文，上之。二月，李昉知制誥，李穆扈蒙校定尚書釋文。」

又：「景德二年二月甲辰，命孫奭、杜鎬校定莊子釋文。」

又：「爾雅音義一卷，釋智騫所撰，吳鉉駁其舛誤。天聖四年五月戊戌，國子監請摹印德明音義二卷頒行。先是景德二年四月丁酉，吳鉉言國學板本爾雅釋文多誤，命杜鎬、孫奭詳定。」

又：「淳化五年七月，詔選官分校史記前後漢書。杜鎬、舒雅、吳淑、潘謨修校史記，朱節再校。陳充、况思道、尹少連、趙况、趙安仁、孫可校前後漢書。」

案此卽淳化校刊三史。陳鱣簡莊藝文，元本後漢書跋：「淳化本卷末有『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刊正』一行，景德中又加修改。」

玉海：「咸平三年十月，校三國志晉唐書，五年畢。乾興元年十月辛酉，校定後漢志三十卷。天聖二年六月辛酉，校南北史隋書，四年十二月畢。嘉祐六年八月，校梁陳等書鏤板，七年冬始集。八

年七月，陳書始校定。」

案此卽嘉祐校刊諸史。王應麟云：「唐書將別修，不刻板。」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，有宋嘉祐杭州刊本新唐書，前有嘉祐五年六月曾公亮進書表，則唐書實同時刊行，王氏以其不在國監，故未及之。宋時官本書籍，紙堅字軟，筆畫如寫，皆有歐虞法度，避諱謹嚴，開卷一種書香，自生異味。欽定天祿琳琅：「書籍刊行大備，要自宋始。校讎鐫鏤，講究日精。」故今之言雕本者，極重宋板，而監本尤可貴。李心傳朝野雜記：「監本書籍者，紹興末年所刊也。國家艱難以來，固未暇及。九年九月，張彥實待制爲尙書郎，始請下諸道州學，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行，從之。然所取者多殘缺，故胄監刊六經無禮記，正史無漢書。二十一年五月，輔臣復以爲言，上謂周益公曰：『監中其他闕書，亦令次第鏤板，雖重有所費，不惜也。』由是經籍復全。」

案此南宋補刊監本之大略也。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謂：「紹興初僅取刻板於江南諸州，視京師承平刻本又相遠。」殆未之深考耳。

遼史：「興宗二十三年，幸新祕書監。」

按遼起沙漠，太宗以兵經略方內，禮文之事，多所未備。史記其藏書之府曰乾文閣。聖宗開泰元年八月，那沙國乞儒書，詔賜易、詩、書、春秋、禮記各一部。道宗清寧元年十二月，詔設學，頒諸經義疏。以此考之，則亦必有雕本。錢曾讀書敏求記，遼板龍龕手鑑跋云：「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初一癸亥，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爲之序。」按耶律隆緒統和丁酉，宋太宗至道三年也，是時契丹母后稱旨，國勢強盛，日尋干戈，唯以侵宋爲事。而一時名僧開士，相與探學右文，穿貫線之花，翻多羅之葉，鏤板製序，垂此書於永久。豈可以其隔絕中國而易之乎？沈存中言：「契丹書禁甚嚴，傳入中國者法皆死。」見談筆今此本獨流傳於劫火洞燒之餘，摩挲蠹簡，靈光巍然，洵希世之珍也。」云云。後此本流入昭仁殿，天祿琳琅著錄，亦稱爲僅見之本。然原書作龍龕手鑑，此本避諱作鑑，已是宋人翻本，安得云遼板耶？則遼板竟不可得也。

金史：「章宗明章五年，置宏文院，譯寫經書。」

按金宏文院刻本，未見流傳。蓋所刻多譯本，宜乎不見存於中原也。近世著錄家多誤以元本爲金本。

元史：「太宗八年六月，立編修所於燕京，經籍所於平陽。世祖至元十年正月，立祕書監，掌圖書經籍。二十七年正月，復立興文署，掌經籍板。文宗天曆二年二月，立藝文監，隸奎章閣學士院，專以國語敷譯儒書，及儒書之令校讎者，俾兼治之。又立藝林庫，專一收貯書籍，廣成局專一印行祖宗聖訓。凡國制等書，皆隸藝文監。」

案王士點祕書監志：「至元十一年，以興文署隸祕書監，掌雕印文書。三十年，又併入翰林院。召集良工，刊刻諸經子史板本，以通鑑爲起端。其板至明初尙在。又刊蒙古文譯本，見於本紀者，如成宗大德十一年八月刊行孝經，武宗至大四年六月刊行貞觀政要，仁宗時刊行大學衍義列女傳。世祖初年，用許衡言，取杭州在官書籍板及江西諸郡書籍板至京，亦令興文署掌之。」

明史：「洪武三年，設祕書監丞，典司經籍。至是從吏部之請，罷之，而以其職歸之翰林院典籍。至十五年，又設司經局，屬詹事院，掌經史子集制典圖書刊輯之事，立正本副本，以備進覽。」

又：「洪武十五年諭禮部：今國子監藏板殘缺，其命儒臣考補，工部督修之。二十四年，再命頒國子監子史等書於北方學校。」

梅鷟南雍志：「梓刻書本，金陵新志所載集慶路儒學史書梓數，正與今同。則本監所藏諸梓，多自舊國子學而來。自後四方多以書板送入。洪武永樂時，兩經修補。板既叢亂，旋補旋亡。成化初，祭酒王慎會計之，已逾二萬篇。宏治初，始作庫供儲藏。嘉靖七年，錦衣衛閒住千戶沈麟奏准校刊史書，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，司業江汝璧學博才裕，使將原板刊補。其廣東原刻宋史，差取付監。遼金二史，原無板者，購求善本翻刻，以成全史。邦奇等奏稱史記前後漢書殘缺模糊，剜補易脫，莫若重刻。後邦奇汝璧遷去，祭酒林文俊，司業張星繼之，方克進呈。」

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：「明南監二十一史，萬曆以來，相隔又數十年，不得不重新鑲板，皆非舊監之遺矣。尙有小字本史記，元刊明修三國志，則無從併收彙列也。元史：「太宗十二年九月，以伊寶特穆爾爲御史大夫，括江南諸羣書板及臨安祕書省書籍。」明史：「太祖洪武元年八月，大將軍徐達入元都收圖籍。」是宋元監造墨板，盡入南監。南雍志所謂「本監所藏諸梓，多自舊國子學而來。」今行世之宋雕明修元雕明修諸本之所由來也。」又云：「北監二十一史奉勅重修者，祭酒吳士元，司業黃錦也。自萬曆二十四年開雕，閱十有一載，至三十四年竣事。皆從南監本繕

寫刊刻。雖行款較爲整齊，究不如南監之近古，且少譌字。」

欽定日下舊聞錄，引天下書目：「北京國子監板書，有喪禮一千六百八十二片，類林詩籍六十三片，西林詩籍三十片，青雲賦五十片，字苑撮要一百二十七片，韻略四十五片，珍珠囊八十二片，至浮屠十七片，孟四元賦一百十三片。」原註：此所載明代書板藏之國學者，皆散佚無存矣。

明史藝文志：「明御製詩文，內府鏤板。」

劉若愚酌中志：「內板經書記略，凡司禮監經廠庫內所藏祖宗累朝傳遺祕典書籍，皆提督總其事，而掌司監工分其細也。自神廟靜攝年久，講幄塵封，右文不終，官如傳舍，遂多被匠夫廚役偷出貨賣。拓黃之帖，公然羅列於市肆中，而有寶圖書，再無人敢詰其來自何處者。或占空地爲圃，以致無晒處，溼損模糊，甚至壁毀以禦寒，去字以改作。卽庫中見貯之書，屋漏浥損，鼠嚙蟲巢，有蛀如玲瓏板者，有塵黴如泥板者，放失虧缺，日甚一日。若以萬曆初年較，蓋已什減六七矣。旣無多學博洽之官，綜核齊理；又無簿籍書目可考，以憑銷算。蓋內官發跡，本不由此，而貧富升沈，又全不關乎貪廉勤惰。是以居官經營者，多長於避事，而鮮諳大體，故無怪乎泥沙視之也。然旣屬內廷庫藏，

在外之儒臣又不敢越俎條陳。曾不思難得易失者，世間書籍爲最甚。想在天之靈，不知如何其惘然歎息也。按古文真寶、古文精粹二書，皆出老學究所選。曩臣欲求大方明白上水頭古文選爲入門，再將宏肆上水頭古文選爲極則。起自檀弓，選左國史漢諸子，共十七八。唐宋十二三爲一種。再將洪武以來程墨垂世之稿，亦選出一半爲入門，一半爲極則，亦爲一種。四者同成二帙，以範後之內臣。奏知聖主，發司禮監刊行，用示永久。不知得遂志否也。皇城中內相學問，讀四書、書經、詩經，看性理、通鑑節要、千家詩、唐賢三體詩、習書柬活套，習作對聯，再加以古文真寶、古文真粹盡之矣。十分聰明有志者，看大學衍義、貞觀政要、聖學心法綱目盡之矣。說苑新序亦間及之。五經大全文獻通考涉獵者亦寡也。此皆內府有板之書也。先年有讀等韻海篇部頭，以便檢查難字。凡不知典故難字，必自己搜查，不憚疲苦。至於周禮、左傳、國語、國策、史、漢，一則內府無板，一則繩於陋習，概不好焉。蓋緣心氣高滿，勉強拱高，而無虛己受善之風也。三國志通俗演義、韻府羣玉，皆樂看愛買者也。除古本抄本雜書，不能徧開外，按現今有板者譜列於後，卽內府之經書則例也。」

按劉若愚所列內板書目，凡一百六十餘部，與周弘祖古今書刻所載互有不同。

禮清王嘯亭雜錄：「崇德四年，文廟患國人不識漢字，命巴克什達文成公海繙譯國語四書及三國志各一部，頒賜耆舊，以爲臨政規範。定鼎後，設繙書房於太和門西廊下，揀擇旗員中諳習清文者充之，無定員。凡資治通鑑、性理精義、古文淵鑒諸書，皆繙譯清文刊行。」

吳長元，宸垣識略：「武英殿在熙和門西南向，崇階九級，環繞御河，跨石橋三。前爲門三間，內殿宇前後二重。前貯書板，北爲浴德堂，卽修書處。其後西爲井亭。」

欽定日下舊聞錄：「國子監彝倫堂後爲御書樓，內尊藏聖祖御製文集，世宗御製文集板，及御纂諸經十三經二十二史各板本皆貯焉。」

案武英殿刻書，未知始於何時。今考御定全唐詩及歷代詩餘，皆刊於康熙四十五六年，而何義門在康熙四十二年已兼武英殿纂修，則由來已久。今考東華錄正續，乾隆朝在武英殿開雕書籍，見諸諭旨者：三年雕十三經注疏，四年明史雕成，續雕十一史，十年雕明紀綱目，十一年雕國語解，十二年雕三通，四十八年雕相臺五經。嘯亭雜錄云：「列聖萬幾之暇，博覽經史，爰命儒臣選擇簡編，親爲裁定，頒行儒官，以爲士子模範。」今按皇朝通考及劉錦藻皇朝續通考藝文志所載，當時欽定御製

書名，凡經類二十六部，史類六十五部，子類三十六部，集類二十部，凡一百四十七部。古今刻書之多，未有若清朝者也。古香齋袖珍本十種，當亦刻於武英殿。聚珍板書詳見活本字類。

陳騭中興館閣續錄：「祕書郎莫叔光上言：『今承平滋久，四方之人，益以典籍爲重。凡搢紳家世所藏善本，外之監司郡守，搜訪得之，往往鏤板，以爲官書。』其所在各板行。」

李心傳朝野雜記：「王瞻叔爲學官，常請摹印諸經疏及經典釋文，貯郡縣以瞻學。」

中興館閣續錄：「搜訪庫有諸州印板書籍六千九十八卷，一千七百二十一冊。」

朱子大全集：「按唐仲友狀，蔣輝供去年三月內，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庫開雕揚子荀子等印板，輝共王定等一十人在局開雕。」

按唐仲友所刊荀子，今尙有傳本。其他監司郡守刻本，傳者有眉山七史，耿秉桐川郡史記，湖北庚司漢書，江西漕司本三國志，湖南漕使本賈子新書，孫大正溫陵州本讀史管見，越州蓬萊閣本論衡，福清縣學真西山讀書記，興國學春秋左傳書義，宜春郡齋春秋分記，衡州郡庠四書，皆宋時官本也。

金史：「金太宗八年，立經籍所於平陽，刊行經籍。」

案金初以平陽爲次府，置建雄軍節度使。天會六年，升總督府，置轉運使，爲上府。衣冠文物，甲於河東。故於此設局刊書。一時坊肆，亦萃於此。至於元代，其風未衰，亦河北之麻河建陽也。

檀書隅錄：「金本新刊禮部韻略，錢大昕跋云：『向讀崑山顧氏，秀水朱氏，蕭山毛氏，毗陵邵氏論韻，謂今韻之并，始於平水劉閱。其書名王子新刻禮部韻略，訪求藏書家，邈不可得。未審劉閱何許人，平水何地也。頃吳門黃蕘圖孝廉得平水新刊韻略，元槧本，急假歸讀之。前載正大六年許道真序，知此書爲平水書。』王文郁所定。卷末有墨圖記二行，其文云：『大德丙午重刊新本，平水中和軒王宅印。』是此書刊刻於金正大己丑，重刊於元大德丙午。中和軒王宅，或卽文郁之後耶，許序稱平水書籍王文郁，初不可解。頃讀金史地理志，平陽府有書籍。其倚郭平陽有平水，是平水卽平陽也。按漢書地理志，堯都平水之陽，金時或以平陽近水之處謂之平水也。史言有書籍者，蓋置局設官於此，元太宗八年，用耶律楚材言，立經籍所於平陽。當是因金之舊，然則平水書籍者，殆文郁之官稱耳。」

案平水爲金元時官民雕板之所。道德寶章卷尾有木記題：「金正大戊子，平水中和軒王宅重

刊。」重修證類本草爲金泰和甲子刊本。證類本草增附衍義，大德丙午平水許宅印。爾雅註序後有木記序錄刻書原委，末署大德己亥，平水曹氏進德齋謹誌。論語註疏解經有「平陽府梁宅刊，堯都梁宅刊」字樣。

元史：「仁宗朝，集賢大學士庫春言，唐陸淳著春秋傳例辨疑微旨三書，有益後學，請江西行省鈔梓以廣其傳，從之。」

倪燦宋史藝文志補序：「郡邑儒生之著述，多由本路進呈，下翰林看詳可傳者，命江浙行省或所在各路儒學刊行。故何王金許之書，多賴以傳。鄱陽馬氏通考，且出於羽流之薦達，可謂盛矣。」

元瑞州路學刊本隋書歐鄉周自周序：「曩序錄廬陵鄉校，有史記東漢書而無西漢。及長鷺洲書院，則僅西漢一書而已。嘗嘆安得安西書院所刊經史，會爲全書。今教瑞學，有通鑑全文，又在十七史外。至順壬申夏，口奉口省憲令，備儒學提舉。高承事言十七史書，本極少；江西學院惟吉安有史記東漢書，贛學有三國志臨江路學唐書，撫學五代史，餘缺晉書、南史、北史、隋書。若令龍

昌路學刊晉書，建昌路學刊南北史，瑞州路學刊隋書，便如其請，俾行之無怠。府委錄事歐陽將仕同召匠計工，周教授專校勘刊雕，提舉使令自尋善本，本學首訪到建康本十七史內隋書，考訂未免，刻畫粗率，句字差訛。後得袁趙氏本頗善，今所校定，又千有餘字。

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：「元本北史有大德丙午建康道牒諸路刊史。兩漢則太平路，三國志則池路，隋書則瑞州路，北史則信州路，唐書則平江路。」

袁恬書隱叢說：「官書之風，至明極盛。內而南北兩京，外而道學兩署，無不盛行雕造。官司至任，數卷新書，與土儀並充餽品，稱爲書帕本。」

按明時官司衙署刊本，周弘祖古今書刻略載之。明祖分封諸王，各賜宋板書帖，諸王亦能於養尊處優之餘，校刊古籍，模印精審，至今見稱。如藩、唐、潞、晉、徽、益諸藩，皆有傳刻。清二百七十年中，官署學校所刻尤多。

況周儀蕙風簃二筆：「咸豐十一年八月，曾文正克復安慶，部署稍定，命莫子偁大令采訪遺書。既復江寧，開書局於冶城山，此江南官書局之俶落也。」

按自同治己巳，江寧，蘇州，杭州，武昌同時設局後，淮南，南昌，長沙，福州，廣雅，濟南，成都繼起。所刻四部書，亦復不少矣。

家塾本

五代史和凝傳：「集百餘卷，自鏤板行世。」

王明清揮塵錄：「蜀相母公蒲津人。先爲布衣，嘗從人借文選初學記，多有難色。公歎曰：『恨余貧不能力致！他日稍達，願刻板印之，庶及天下學者。』後公果顯於蜀，乃曰：『今可以酌夙願矣。』因命工日夜雕板，印成二書。復雕九經諸史。西蜀文字由此大興。洎蜀歸宋，豪族以財賄禍其家者什八九。會藝祖好書，命使盡取蜀文集諸印本歸闕，忽見卷尾有母氏名，以問歐陽炯。炯曰：『此母氏家錢自造。』藝祖甚悅，卽令以板還母氏。是時其書徧於海內。初，在蜀雕印之日，衆嗤笑。後家累千金，子孫祿食，嗤笑者往往從而假貸焉。左拾遺孫逢吉詳言其事如此。」

周密癸辛雜識：「賈師憲選十三朝國史會要諸雜說，如曾慥類說例，爲百卷，名悅生堂隨鈔。板成未及印，其書遂不傳。其所援引多奇書。廖羣玉諸書，則始開景福草編備載江上之功，事雖誇而文可採，江子遠，李祥父諸公皆有跋。九經本最佳，凡以數十種比較，百餘人校正而後成。以撫州

草鈔紙油煙墨印造，其裝池至以泥金爲籤。然或者惜其刪落諸經注，反不若韓柳文爲精妙。又有三禮節、左傳節、諸史要略，又在建寧開文選，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、姚注戰國策、注坡詩，皆未及入梓，而國事異矣。」

按宋時家刻善本，傳者頗多，如相臺岳氏珂刻五經，天祿琳瑯書目：「岳珂乃飛孫本，相州湯陰人，故以相臺表望。」南渡後，徙常州，今宜興有珂父霖墓，故家塾以荆溪爲名。眉山程舍人家刻東都事略，永嘉陳玉父刻玉臺新詠，寇約刻本草衍義，崔尙書宅刻北磻文集，祝穆刻方輿勝覽，皆非率爾雕印者。元人家塾本，如花溪沈伯玉家所刻之松雪齋集，字倣文敏，最爲精雅。

孫慶增藏書紀要：「洪武永樂間所刻之書，尙有古意。至於以下之板，更不及矣。況明季刻本至繁。自南北監板以至藩邸刻本，御刻本，欽定本，各學刻本，各省撫按等官刻本；又有閩板，浙板，廣板，金陵板，太平板，蜀板，杭州刻本，河南刻本，延陵板，袁板，樊板，錫安氏板，坊板，凌板，葛板，陳明卿板，內監廠板，陳眉公板，胡文煥板，內府刻本，閔氏套板，所刻不能悉數。惟有王板翻刻宋本史記之類爲最精。北監板，內府板，藩板行款字脚不同。袁板亦精美，較之胡文煥，陳眉公所刻之書，多而不及。

其外各家私刻之書，亦有善本可取者，所刻好歹不一耳。稚川凌氏與葛板無錯誤，可作讀本。獨有廣浙閩金陵刻本最惡而多。陳明卿板，閔氏套板，亦平常。汲古閣毛氏所刻甚繁，好者亦僅數種。

按明代家刻，除孫氏所引外，其著者尚有郭雲鵬，所刊有李杜韓柳歐陽諸集。汪文盛，刊兩漢書等。顧元慶，刊顧氏文房小

說，黃堯圃

稱爲善刻。項子京，刊東觀餘論。

葉竹堂，刊拾遺記。

世德堂，刊六子全書及拾遺記。

諸家叢書起於宋元之間，喻鼎孫之

儒學警悟，左禹錫之百川學海，其最古矣。虞山汲古閣毛晉及其季子辰，刻至數百種，可謂盛矣。有清諸收藏家，皆喜刻書，仿宋元本，有絕精者。校勘之勤，更非前人所及。如歙縣鮑廷博之知不足齋，廣州伍崇曜之粵雅堂，皆以私家之力，而刻書至數百種。若刻至數十種者，尤數見不鮮云。

坊刻本

雕刻印賣，始於唐季，至宋而盛極矣。高文虎蓼花洲閒錄：「祥符中，西蜀二舉人至劍門，張惡子廟祈夢。夢神授以來歲狀元賦，以『鑄鼎象物』爲題。至御試，題果出鑄鼎象物賦，韵脚盡同。思廟中所書，一字不能上口，草草命筆而出。及唱名，皆被黜；狀元乃徐奭也。既見印賣賦，比廟中所見者，無一字異。」觀高氏云云，則宋初已有書肆印賣新狀元賦，如後世印賣鄉會試卷之例，坊刻之多可知矣。

趙希鵠洞天清祿集：『鏤板之地有三：吳、越、閩。』

按宋時書肆有牌子可考者，如王氏梅溪精舍，魏氏仁寶書堂，秀岩書堂，增修互註禮部韵略後

牌書堂重刊。瞿源蔡潛道宅墨堂，刊管。廣都裴宅，天祿琳瑯文選昭明序後有「此集精加校正，絕無

四川統部表，載益州郡，東晉分成都置懷寧始康二郡，又分廣都縣工，置寧蜀郡，是廣都

誤。木記應是當時裴宅書肆所標，亦廖世綵堂之例也。又一部云：「大家善本，加校工鏤，於宋開

春工畢，把總鑄手曹仁。戊仲稚川世家傳授堂，記曰：「傳授書堂，光宗曰：「稚川本，有墨圖。建安劉日

省三桂堂，建邑王氏世翰堂，史記索隱末卷載「嘉祐二年建安王懋甫桂堂，建安王懋甫刻梓于桂

堂。建安鄭氏宗文堂，重刊大廣益。建寧府王八郎書鋪，刊鉅宋。建安虞平齋務本書坊，見增刊校正王

東坡先生詩。建安慎獨齋，建安劉永剛宅。獨建安余氏創業於唐，歷宋、元、明未替，爲書林之最古者。

九經三傳沿革例：「九經世所傳本以興國于氏，建安余氏爲最善。」

天祿琳琅續編儀禮圖：「是刊序後刻『余志安刊於勤有堂』。按宋板列女傳載『建安余

氏靖安刻於勤有堂』。乃南北朝余祖煥始居閩中，號勤有居士。蓋建安自唐爲書肆所萃，余氏世業之，仁仲最著。岳珂所稱建安余氏本也。」

又：「禮記每卷有『余氏刊於萬卷堂』或『余仁仲刊於家塾』。」

王先謙續東華錄：「乾隆四十年正月丙寅，諭軍機大臣等：『近日閱米芾墨蹟，其紙幅有『勤有』二字印記，未能悉其來歷。及閱內府所藏舊板千家注杜詩，向稱爲宋板者，卷後有『皇慶壬子余氏刊於勤有堂』數字。皇慶爲元仁宗年號，則其板似元非宋。繼閱宋板古列女傳，書末亦有『建安余氏靖安刊於勤有堂』，則宋時已有此堂。因考之宋岳珂相臺家塾五經，論書板之精者，

稱建安余仁仲。雖未刊有堂名，可見閩中余板，至南宋久已著名。但未知北宋時即以勤有名堂否。又他書所載明季余氏建板猶盛行。是其世業流傳甚久。近日是否相沿，並其家刊書始自北宋何年，及勤有堂名所自，詢之閩人之官於朝者，罕知其詳。若在本處查考，尚非難事。着傳諭鐘音於建寧府所屬訪查余氏子孫，現在是否尚習刊書之業，並建安余氏自宋以來刊行書板源流，及勤有堂昉於何代何年，今尚存否，或遺跡已無可考，僅存其名，並其家在宋時曾否造紙，有無印記之處。或考之志乘，或徵之傳聞，逐一查明，遇便覆奏。此係考訂文墨舊聞，無關政治，鐘音宜選派誠妥之員，善爲詢訪，不能稍涉張皇，尤不得令胥役等借端滋擾。將此隨該督奏摺之便，諭令知之。尋據奏：『余氏後人余廷勤等呈出族譜，載其先世自北宋遷建陽縣之書林，即以刊書爲業。彼時外省板少，余氏獨於他處購選紙料，印記勤有二字，紙板俱佳。是以建安書籍盛行。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。宋理宗時，有余文興號。勤有居士，亦係襲舊有堂名爲號。今余姓見行紹慶堂書集，據稱即勤有堂故址，其年代已不可考。』

按余氏勤有堂之外，別有雙桂堂，三峯書舍，廣勤堂，萬卷堂，勤德書堂等名。諸余有靖安，靜菴，唐

卿志安，仁仲等名。平津館鑒藏記：「千家集注分類杜工部集及分類李太白集皆有『建安勤有堂刊』篆書木記。別一本，則將此記削去，而易以『汪諒重刊』字樣。考汪諒爲明初北京書賈。蓋余氏式微，其舊板卽轉售他人耳。」

祝穆方輿勝覽：「建寧府土產，書籍行四方。」原注：「麻沙崇化兩坊產書，號爲圖書之府。」
福建省志，物產門：「書籍出建陽麻沙崇化二坊。麻沙書坊元季燬。今書籍之行四方者，皆崇化書坊所刻者也。」又：「建安，朱子之鄉，士子侈說文公，書坊之書盛天下。」

按建寧，今福建建寧府地，宋時領縣六：建安、浦城、嘉禾、松溪、崇安、政和。麻沙、崇化，蓋建安廂坊之名。余氏書鋪在崇化，不在麻沙，至正刊大唐律書後有記云：「崇化余志安刊於勤有堂，」可證也。又稱崇川。新纂門目五臣音註楊子法言有「崇川余氏家藏」云云，或以祝氏云坊，遂指麻沙崇化爲宋時坊肆，誤矣。

朱子嘉禾縣學藏書記：「建陽麻沙板本書籍行四方者，無遠不至。而學於縣之學者，乃以無書可讀爲恨。今知縣事姚始鬻書於市上，自六經下及列傳史記子集，凡若干卷，以充入之。」

周亮工書影：「岳一齋說康伯可順菴樂府，今麻沙尙有之。麻沙屬建陽縣，鐫書人皆在麻沙一帶。」

陸游老學庵筆記：「三舍法行時，有教官出易義題云：『乾爲金，坤又爲金，何也？』諸生乃懷監本至簾前請曰：『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板，若監本則「坤爲釜」也。』」石林燕語亦又云：「今天下印書，以杭州爲上，蜀本次之，福建最下。京師比歲印板，殆不減杭州，但紙不佳。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，取其易成而速售，故不能久。」

經籍坊古志：「方輿勝覽書簡有咸淳二年六月福建轉運使司禁止麻沙書坊翻板榜文。」
建陽麻沙本楊子序後有印記：「本宅今將監本四子纂圖互註，附入重言重意，精加校正，並無訛謬，騰作大字刊行，務令學者得以參考，互相發明，誠爲益之大也。」建安字謹啓。」

施可齋閩雜記：「麻沙書板，自宋著稱。明宣德四年，衍聖公孔彥縉以請市福建麻沙板書籍咨禮部，尙書胡濙奏聞，許之，並令有司依值買紙摹印。弘治十二年，勅福建巡按御史釐正麻沙書板。嘉靖五年，福建巡按御史楊瑞，提督學校副使邵說請於建陽設立官署，派翰林春坊官一員，監

校麻沙書板，尋命侍讀汪佃領其事，皆載禮部奏稿。是明時麻沙書且官監校矣。今則市屋數百家，無一書坊。或言建陽崇安接界處有書坊村，所印之書，謬脫舛漏，紙甚醜惡。數百年擅名之處，不知何時降至此也。」

方回瀛奎律髓：「陳起睦親坊開書肆，自稱陳道人，字宗之，能詩，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，嘗刊江湖集以售。宗之詩有云：『秋雨梧桐皇子府，春風楊柳相公橋。』哀濟邸而謂彌遠也。或嫁其語於敖器之。言者論列，劈江湖集板，宗之坐流配。」亦見周密齊東野語

戴表元剡源集題孫過庭書譜後：「杭州陳道人家印書，書之疑處，率以己意改令諧順，殆是書之一厄。」

楊復吉夢闌瑣筆：「陳思彙刻羣賢小集，自洪邁以下六十四家，流傳甚罕。鮑以文詩云：『大街棚北睦親巷，歷歷刊行字一行。喜與太邱同里閭，芸編重擬續芸香。』」注云：「陳解元詩名芸香稿，子名續芸。」

楹書隅錄：「錢心湖先生跋所藏棠湖詩稿云：『卷末稱臨安府棚北大街陳氏印行者，即書坊刻本。』」

坊陳起解元也。以南宋羣賢遺集刊於臨安府棚北大街者爲陳思，而謂陳起自居睦親坊。然余所見名賢諸集，亦有稱棚北大街睦親坊陳解元書籍鋪印行者，是不爲二地。且起之字芸居，思之字續芸，又疑思爲起之後人也。天祿琳瑯續志云予按羣賢小集石門顧君修已據宋本校刊，亦疑思爲起之子。思又著有寶刻叢編，尤爲淵博。蓋南宋時臨安書肆有力者，往往喜文章，好撰述，而江

刻聖宋
鈿文海

陳氏其最著者也。」

錢大昕藝圃搜奇跋：「元末錢唐陳世隆彥高、天台徐一夔大章，避兵樵李，相善。彥高篋中攜祕書數十種，檢有副本，悉以贈大章，彥高編之，世無刊本。」

天祿琳瑯：「容齋隨筆目錄後記：『臨安府輓鼓橋南河西岸陳宅書籍鋪』印。考杭州府志，輓鼓橋屬仁和縣境，今橋名尙沿其舊，與洪福橋馬家橋相次，在杭州府城內西北隅。按魏了翁鶴山集書苑精華序云：『臨安鬻書人陳思，集漢魏以來論書者爲一編，最爲該博。』又南宋六十家小集，亦陳思彙編。書尾皆識：『臨安府棚北大街陳氏書籍鋪刊行。』瀛奎律髓注：『臨安又有賣書者號小陳道人。』據此則當時臨安書肆，陳氏多有著名。惟陳思在大街，陳起在睦親坊，卽今弼教

坊，皆非輓鼓橋之書鋪也。」

葉名禮橋西雜志：「宋錢唐陳思著寶刻叢編，以記所見金石文字。臨安陳起喜與文士交，刻六十二家詩，爲江湖小集。」

又：「陳思寶刻叢編前序有陳思道人之語。張氏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七，宋刻釋名殘本四卷，前有一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」計十一字。按書賈稱道人，今久不聞，亦不知何意。」

按陳思所撰有小名錄，海棠譜，今皆存，又刻唐人小集數十家。

而宋樓藏書志：「宋詩拾遺二十三卷，舊鈔本，元錢唐陳世隆彥高選輯。按世隆，書賈陳思之從孫。」

志雅堂雜鈔：「先子向寓杭，收異書。太廟前尹氏，嘗以采畫三輔黃圖一部求售，每一宮殿，各繪畫成圖，甚精妙，爲衢人柴氏所得。」

鐵琴銅劍樓藏書志：「寒山詩題：『杭州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紙鋪印行。』李丞相詩集題：『臨安府洪橋子南河西岸陳宅書籍鋪印。』」

讀書敏求記：「茅亭客話十卷，元祐癸酉西平清真子石京募工鏤板，此則尹家書籍鋪刊行本也。」

士禮居題跋記：「續幽怪錄四卷，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本也。茅亭客話遵王記之，而此書絕未有著於錄者，可云奇秘矣。」所見尙有康駢劇譚錄亦尹家書籍鋪印行。

按金元二朝官設書籍於平水，一時坊肆亦聚於是。其他吳越閩三處之盛，亦不減於宋。如杭州

有劉世榮，大德十年刊勤德堂，皇元風雅後有古杭萬卷堂，董氏翠巖精舍，刊郎注陸宣公奏安城有

彭寅翁，中院本史後有牌子「安玉融書堂」氏族大全劉氏日新堂，至正丙寅精舍刊韵府之等名。

胡應麟經籍會通：「今海內書，凡聚之地有四：燕市也，金陵也，閩闔也，臨安也。閩楚滇黔，則余間得其梓。秦晉川洛，則余時友其人。輦下所雕者，每一當浙中三紙貴故也。越中刻本亦希，而其地適當東南之會，文獻之衷，三吳七閩，典籍萃焉。吳會金陵，擅名文獻，刻本至多。鉅冊類書，咸會萃焉。自本方所梓外，他省至者絕寡。燕中書肆，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。武林書肆，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湧金門之內及弼教坊、清和坊，皆四達衢也。金陵書肆，多在三山街及太學

前。姑蘇書肆多在閩門內外及吳縣前。書多精整也。率其地梓也。」又云：「凡刻之地有三：吳也，越也，閩也。蜀、宋本稱最善，近世甚希。燕、粵、秦、楚，今皆有刻，類自可觀，而不若三方之盛。其精吳爲最，其多閩爲最，越皆次之。其直重，吳爲最，其直輕，閩爲最，越皆次之。」

王世貞童子鳴傳：「童子鳴名珮，世爲龍游人。父曰彥清，子鳴少依父游。詩有清韻。尤善考證諸書畫名跡古碑彝敦之屬。兄珊舉於邑，爲諸生。子鳴歸，必就兄書舍買升酒相勞苦。高淳韓邦憲出守衢，行部過其家龍邱山塢中，索所輯唐故邑令楊炯邑人徐安貞集，鏤梓行之。」

按明白嘉靖前，刻尙不苟，亦有牌子以記雕造歲月及鋪號者。後則惟家刻本著某堂某齋之名

於板心，蓋仿宋廖氏世綵堂之例。明時書肆如廣成書店，唐韵後有永樂甲辰良月廣成書店牌子清江書屋，大廣益會玉

辛亥清江文業堂，初學記後有嘉靖丁劉氏至德堂，大廣益慎獨齋劉弘毅，刊十七史詳節韓柳集容

金臺書店汪諒，汪刻文選云，金臺書店汪諒，見在正陽門內第一巡書林魏氏仁實堂，性理大全

聚寶門來賓樓姜家，見高新賢書堂。通鑑節要清時書坊刻書之多，莫如蘇州席氏掃葉山房。如十

七史、四朝別史、百家唐詩、元詩選癸集，其最著者。販夫盈門，席氏之書不脛而走天下。湖南、江西、福建

三省，以刻工紙墨皆廉，坊肆聚焉。其本至劣，不及宋元麻沙諸刻多矣。

活字印書法

活字印書法，創於宋初。近日盛行鉛字，製模澆字，悉用機器。由源及委，則舊法亦不可不知也。

沈括夢溪筆談：「慶歷中，有布衣畢昇爲活板。其法用膠泥刻字，薄如線脣。每字爲一印，火燒令堅。先設一鐵板，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，冒之。欲印，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，乃密布字印，滿鐵範爲一板，持就火煬之。藥稍鎔，則以一平面按其面，則字平如砥。若止印一二本，未爲簡易。若印數十百千本，則極爲神速。」亦見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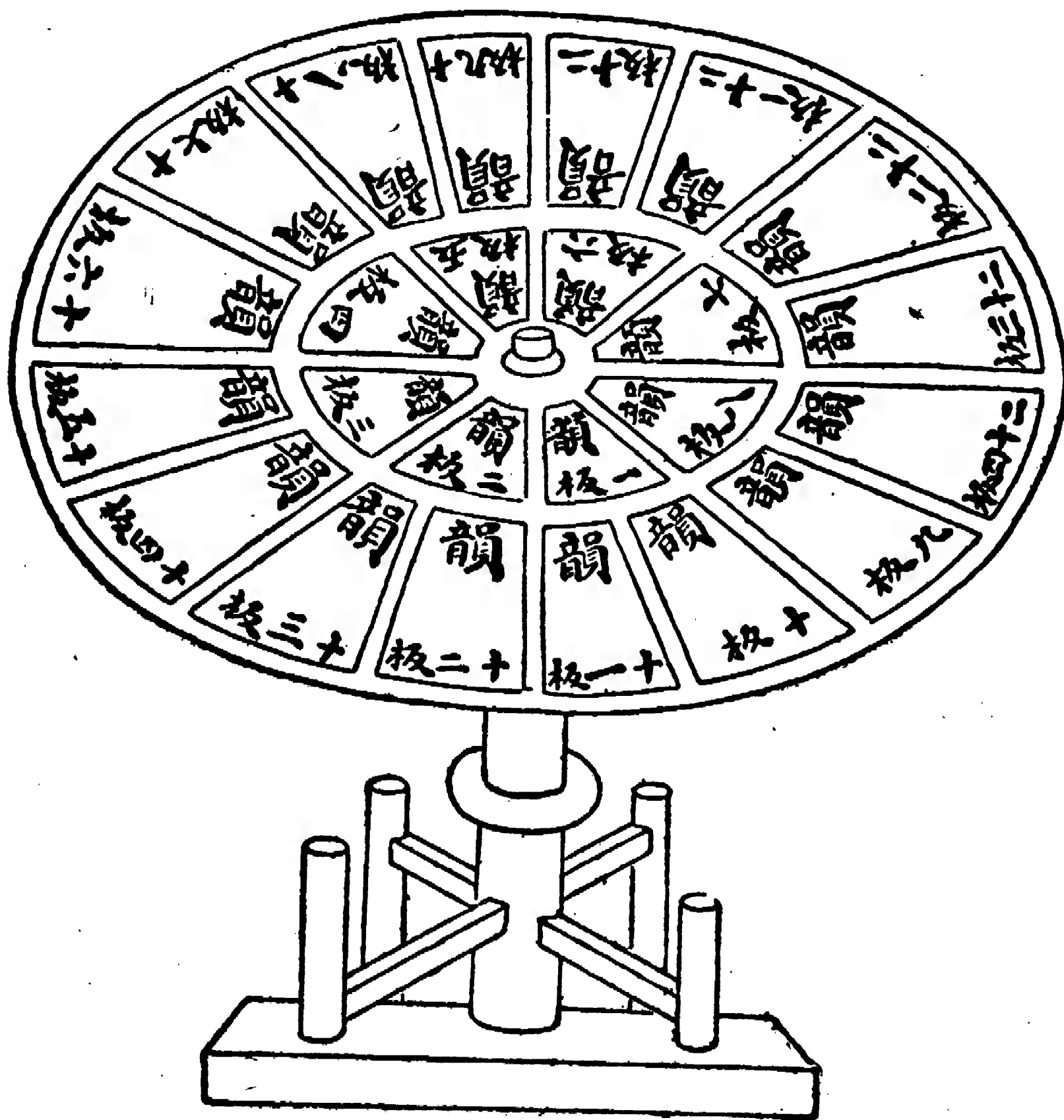
天祿琳琅：「宋本毛詩唐風內，『自』字橫置，可證其爲活字板。」

元王楙活字印書法：附武英殿聚珍板書農書後。「古時書皆寫本，學者艱於傳錄，故人以藏書爲貴。五代

唐明宗長興二年，宰相馮道，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，朝廷從之。錢梓之法，其本於此。因是天下書籍遂廣。然而板木工匠所費甚多，至有一書字板，功力不及，數載難成。雖有可傳之書，人皆憚其工費，不能印造傳播。後世有人別生巧技，以錢爲印盃界行，用稀瀝青澆滿冷定，

取平火上，再行煨化，以燒熟瓦字，排於行內，作活字印板。爲其不便，又以泥爲盞界行，內用薄泥，將燒熟瓦字排之，再入窰內燒爲一段，亦可爲活字板印之。近世又鑄錫作字，以鐵條貫之作行，嵌於盞內，介行印書。但上項字樣，難於使墨，率多印壞，所以不能久行。今又有巧便之法，造板墨作印盞，削竹片爲行，雕板木爲字，用小細鋸鏤開，各作一字，用小刀四面修之，比試大小高低一同。然後排字作行，削成竹片夾之。盞字既滿，用木掬^{先結}之，使堅牢，字皆不動。然後用墨刷印之。寫韻刻字法：先照監韻內可用字數，分爲上下平上去入五聲，各分韻頭，校勘字樣，抄寫完備。作書人取活字樣，製大小寫出各門字樣，糊於板上，命工刊刻。稍留界路，以憑鋸截。又有語助詞之乎者也字及數目字，並尋常可用字樣，各分爲一門，多刻字數。約三萬餘字。寫畢，一如前法。鏤字修字法：將刻訖板木上字樣，用細齒小鋸，每字四方鏤下，盛於筐筥器內。每字令人用小裁刀修理齊整，先立準則。於準則內，試大小高低一同。然後另貯別器。作盞嵌字法：於元寫監韻各門字數，嵌於木盞內。用竹片行行夾住。擺滿用木口輕掬之，排於輪上。依前分作五韻，用大字標記。造輪法：用輕木造爲大輪，其輪盤徑可七尺，輪軸高可三尺許，用大木砧鑿窟，上作橫架，中貫輪軸，下有鑽臼，立轉輪。

盤以圓竹筴鋪。之上置活字板面各依號，數上下相次鋪。擺凡置輪兩面，一輪置監韻板，面一輪置雜字板面。一人中坐，左右俱可推轉摘字。蓋以人尋字則難，以字就人則易。以此轉輪之法，不勞力而坐致字數。取訖，又可鋪還韻內，兩得便也。取字法，將元寫監韻另寫一冊，編成字號，每面各行各字，俱計號數，與輪上門類相同。一人執韻，依號數喝字，一人於輪上元布輪字板內，取摘字隻嵌於所印書板盃內。如有字韻內別無，隨手令刊匠添補，疾得完備。作盃安字刷印法：用平直乾板一片，量書面大小，四圍作欄。右邊空，候擺滿盃面。右邊安置界欄，以木擗擗之。界行內字樣，須要个修理平正。先用刀削下諸樣小竹片，以別器盛貯；如有低邪，隨字形襯墊徒念切。擗之。至字體平穩，然後印刷之。又以櫟刷順界行豎直刷之，不可橫刷。印紙亦用櫟刷順界行刷之。此用活字板之完法也。前任宣州旌德縣縣尹時，方撰農書，因字數甚多，難於刊印，故用己意命匠創活字，二年而工畢。試印本縣志書，得計六萬餘字，不一月而百部齊成，一如刊板，始知其可用。後二年，余遷任信州永豐縣，挈而之官。是時農書方成，欲以活字嵌印，今知江西現行命工刊板，故且收貯以待別用。然古今此法未見所傳，故編錄於此，以待世之好事者，爲印書省便之法，傳於永久。本爲農書而作，



四十

因附於後。」

按元人活字本，今無傳

者。

邵寶容春堂集會通

君傳：「會通君姓華氏，諱

燧，字文輝，無錫人。少於經

史多涉獵，中歲好校閱同

異，輒爲辨證，手錄成帙；遇

老儒先生，卽持以質焉。旣

而爲銅字板以繼之，曰：吾

能會而通之矣。乃名其所

居曰會通館，人遂以會通

稱，或丈之，或君之，或伯仲之，皆曰會通云。君有田若干頃，稱本富，後以劬書故，家稍落，而君漠如也。三子：塤、奎、壁。」

嚴元照悔菴集書容齋隨筆活字本後：「此翻宋紹定間所刻。每番中縫上方有『宏治歲在旃蒙單閼』八字，下有『會通館活字銅板印』八字，書後有華燧序。」

天祿琳琅：「白氏長慶集，每卷末有『錫山蘭雪堂華堅活字銅板印』記。」

葉昌熾藏書記事詩：「無錫縣志：『華塤，字汝德，以貢授大官署丞，善鑒別古奇器法書名畫。築尚古齋，實諸玩好其中，又多聚書，所製活板甚精密，每得祕書，不數日而印本出矣。』昌熾案：燧之子塤、奎、壁，名皆從土旁，塤、堅，疑亦其羣從，而塤爲塤之誤。余所見蘭雪堂活字板本，又有蔡中郎集甚精。」

按明世無錫銅活字本有二：一爲蘭雪堂華氏，一爲桂坡館安氏。安氏所刊較少，故名不及華氏之著。同時吳郡有孫鳳，亦以銅活字印書，今傳者有小名錄。尚有五雲溪館，印行玉臺新詠。金蘭館，印行石湖居士集。建業張氏，印行開元天寶遺事。則皆不知其人矣。

常州府志：「安國，字民泰，無錫人。嘗以活字銅板印吳中水利考。」

天祿琳琅：「初學記板心上標『安桂坡刻』，每本標題之下又稱『錫山安國校刊』。安國所刻書甚多，此書取九洲書屋本翻刻。」

按安氏所印顏魯公集，又有雕本，蓋先擺後雕也。

顧炎武亭林集與公肅甥書：「憶昔時邸報，至崇禎十一年，方有活板。自此以前，並是寫本。」
士禮居藏書題跋記：「墨子十五卷，校明藍印銅活字本。古書自宋元板刻而下，其最可信者，莫如銅板活字。蓋所據皆舊本，刻亦在先也。」

袁恬書隱叢話：「印板之盛，莫盛於今矣。吾蘇特工，其江寧本多不甚工。世有用活字板者，宋畢昇爲活字板，用膠泥燒成。今用木刻字，設一格於桌，取活字配定，印出則攪和之，復配他頁。大略生字少刻，而熟字多刻，以便配用。余家有活板蘇斜川集十卷，惟字形大小不畫一耳。近日邸報，往往用活板配印，以便屢印屢換，乃出於不得已，卽有訛謬，可以情恕也。」

武英殿聚珍板程式：「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，金簡奏謂『奉命管理四庫全書一應

刊刻刷印裝潢等事，今聞中外彙集遺書，已及萬種。現奉旨擇其應行刊刻者，皆令鐫板通行。此誠皇上格外天恩，加惠藝林之意也。但將來發刊，不惟所用板片浩繁，且逐部刊刻，亦需時日。臣詳細思惟，莫若刻聚木活字套板一分，刷印各種書籍，比較刊板，工料省簡懸殊。臣謹按御定佩文詩韻，詳加選擇，除生僻字不常見於經傳者不收集外，計應刊刻者約六千數百餘字，此內虛字以及常用之熟字，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，約共需十萬餘字。又預備小註應刊之字，亦照大字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，約需五萬餘字。大小合計，不過十五萬餘字。遇有發刻一切書籍，只須將槽板照底本一擺，即可刷印成卷。倘其間尙有不敷應用之字，預備木字二千個，隨時可以刊補。書頁行款，大小式樣，照依常行書籍尺寸，刊作木槽板二十塊。臨時按底本將木字檢校明確，擺置木槽板內。先刷印一張，交與校刊翰林處詳校無誤，然後刷印。其聚木字大小共應用十五萬餘個。臣詳加核算，每百字需銀八錢，十五萬餘字約需銀一千二百餘兩。此外仍做木槽板，備添空木字，約需銀一千二百餘兩。此外仍做木槽板，備添空木字，以及盛貯木字箱格等項，再用銀一二百兩，已敷置辦。是此項需銀，通計不過一千四百餘兩。臣因以武英殿現存書籍核校。即如史記一部，計板

二千六百七十五塊。按梨木小板例，價銀每塊一錢，共該銀二百六十七兩五錢。計寫刻字一百一十八萬九千零，每寫刻百字，工價銀一兩，共用銀一千一百八十餘兩。是此書僅一部，已費工料銀一千四百五十餘兩。今刻棗木活字套板一分，通計亦不過用銀一千四百餘兩，而各種書籍，皆可資用。卽或刷印經久，字畫模糊，又須另刻一分，所用工價，亦不過此數。或尙有可以揀存備用者，於刻工更可稍爲節省。如此則事不繁而工仍省，似屬一勞久逸。至擺字必須識字之人，但向來從無此項人役。卽一時外僱，恐不得其人，且滋糜費。臣愚見請添設供事六名，分領其事。所有刊刻木子字十五萬，按韻分貯木箱內。其木箱用十個，每個用抽屜八層或十層，抽屜中各分小格數十個，盛貯木字。臨用時以供事二人，專管擺字，其餘供事四人，分管平上去入四聲字。擺板供事案書應需某字，向管韻供事喝取，管韻供事辨聲應給。如此檢查便易，安擺迅速。謹照御製命校永樂大典，計刻成棗木活字套板共四塊，並刷印紅墨格紙樣式各五十紙，恭呈御覽。」奉旨：「甚好，照此辦理。欽此。」

又：「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二日，金簡謹奏：前經奏請將四庫全書內應刊各書，改爲活板，擺

刷通行。擬刻大小木字十五萬個，每百字約計工略銀八錢，並成做漕板及盛貯木字箱格等項，約需銀一千四百餘兩。嗣又添備十萬餘字，約需銀八百餘兩，督同原任翰林祥慶，筆帖式福昌敬謹辦理。今已刊刻完竣，細加查核，成做棗木子每百個銀二錢二分，刻工每百個銀四錢五分，寫宋字每百個工銀二分，共合銀六錢九分，計刻得大小木字二十五萬三千五百個，實用銀一千七百四十九兩一錢五分。備用棗木子一萬個，計銀二十二兩。擺字楠木漕板八十塊，各長九寸五分，寬七寸五分，厚一寸五分，每塊各隨長短夾條一分，工料銀一兩二錢，計銀九十六兩。每塊四角包訂銅片，工料銀一錢五分，計銀十二兩。板箱十五個，每個工料銀一兩二錢，計銀十八兩。檢字歸類用松木盤八十個，長一尺八寸，中安隔條，每個工料銀三錢五分，計銀二十八兩。套板格子二十四塊，各長一尺，寬八寸，厚一寸，每個工料銀三錢，計銀七兩二錢。成做收貯木子大櫃十二坐，各高七尺二寸，寬五尺一寸，進深二尺二寸，每坐各安抽屨二百個，實用工料銀三十兩，計銀三百六十兩。抽屨二千四百個，成釘銅眼綫曲須圈子二千四百副，每副銀一分五釐，計銀三十六兩。木板橈十二條，各長五尺，寬一尺，高一尺五寸，每條工料銀九錢五分，計銀十一兩四錢。通共實用銀二千三百三

十九兩七錢五分。查原奏請領過銀二千二百兩。尙不敷銀一百三十九兩七錢五分，請仍向廣儲司支領給發，將來四庫全書處交到各書。按次排印完竣後，請將此項漕板木子等件移交武英殿收貯。遇有應刊通行書，籍卽用聚珍板排印通行。」

巾廂本

刊印小冊爲巾廂本。其說見宋戴埴鼠璞。又以其可藏懷袖，別稱袖珍本。以行密字展，刻畫纖朗見長。當科舉盛時，坊賈縮印小本，爲士子挾帶計。光緒季年，石印法行，刻木者知不能與之爭，因不復雕印。

事物記原：「南史：『齊衡王鈞，嘗親手書五經，都爲一卷，置巾廂中。侍讀賀玠曰：『殿下家有墳書，復何細書別藏巾廂？』」曰：「巾廂中檢閱既易，且更手寫，則永不忘矣。」諸王聞之，爭效爲巾廂。『今謂書籍之細書小本者爲巾廂，始於此也。』

朱彝尊經義考：「天下印書，福建本幾徧天下。錫紹俱閩人，當是閩中所行之書。且板高半尺，乃巾廂本，亦宋所盛行。字朗質堅，瑩然可寶。」

按楊守敬留真譜：「摹刻宋本禮記，其板心高不過三寸許，寬二寸半，一頁刊三百二十四字，幾如今之石印縮本矣。而字畫清朗，可謂極工。亦有密行細字，而板高尺許者，則稱大巾廂本」云。

御製集天祿琳瑯鑒藏舊板書籍聯句：「小字巾廂尺寸強。」

天祿琳瑯：「宋巾廂本五經，易詩春秋禮記經文春秋左氏經傳不分卷，行密字展，朗若列眉。」

朱墨本

朱墨本，亦稱套板。廣東人爲之最精，有五色者。

檀書隅錄：「樂城集綠格墨印，墨子急就章綠格藍印。」

俞樾春在堂隨筆：「明萬曆間，烏程閔齊伋始剏朱墨本。」

刻印書籍工價

天祿琳琅大易粹言：「牒令具大易粹言一部，計二十冊。合用紙數印造工墨錢，下項紙副耗共一千三百張，裝背饒青紙三十張，背清白紙三十張，俊墨糊藥印背匠工等錢，共一貫五百文足，賃板錢一貫二百文足。本庫印造見成出賣，每部價錢八貫文足。右具如前。淳熙三年正月日。雕造所貼司胡至和具。杭世隆儒學教授李清孫校勘無差。」

又：「象山縣學漢雋，每部二冊，見賣錢六百文足，印造用紙一百六十幅，碧紙二幅，賃板錢一百文足，工墨裝背錢一百六十文足。」

「二俊文集一部，共四冊。印書紙共一百三十六張，書皮表背并副葉共大小二十張，工墨錢一百八十文，賃板錢一百八十六文，裝背工糊錢，右具如前。二月日，印匠諸成等具。」

平津館鑒藏記：「王黃州小畜集。末記印書紙並副板四百四十八張，表背碧紙十一紙，大紙八張，共錢二百六文足，賃板樓墨錢五百文足，裝印工食錢四百三十文足。除印書紙外，共計錢一

千一百三十六文足。見成出賣，每部價五百文。」

又：「寶祐舊板通鑒記事本末後有元延祐六年亮陳弼序，稱節齋刻板後，束之高閣者四十餘年。其孫明安過嘉禾學宮，出所藏書板見示。因白御史宋公一齋，僉憲鄧公善之，以中統鈔七十五定價之，實之學宮。因書得板顛末於節齋序後。」

俞樾茶香室叢鈔：「明劉若愚酌中志云：『刻字匠徐承惠供，本犯與刻字工銀每字一百，時價四分，因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，勿令人見，每百字加銀五釐，約工銀三錢四分。今算妖書八百餘字，與工銀費相同。』按此知明時刻書，價值至廉，今日奚啻倍之也。」

紙

應邵風俗通義：「劉向典校書籍，先書竹，改易寫定，可繕寫者以上奏。」蓋西京之末，已貴素而輕竹矣。後漢宦官蔡倫因縑貴簡重，不便於人，以意造爲紙。而獻帝西廷圖書，皆用縑帛。赤眉之亂，軍人取爲帷囊。吳恢爲南海太守，欲殺青以寫經書。是東京之時，紙猶不甚流行。抱朴子自敘：「家貧乏紙，所寫皆反覆有字。」竹帛廢而紙大行，當在魏晉間矣。板印書籍，則未有不用紙者。近日印本，始用洋紙。質理既粗，更易變色。其不及高麗之苔紙，日本之綿紙多矣。

費著蜀牋譜：「古者書契多以竹簡，其次用縑帛。至以木膚麻頭敝布魚網爲紙，自東漢蔡倫始。簡太重，縑太貴，人遂以紙爲便，於文字有功。人至今稱蔡倫紙。今天下皆以木膚爲紙，而蜀中乃盡用蔡倫法，雜以舊布破履亂麻爲之。惟謙屑表光。皆蜀牋之名，非亂麻不用。於是造紙者廟祀蔡倫矣。」

又：「廣都紙有四色：一曰假山南，二曰假榮，三曰冉村，四曰竹紙，皆以楮皮爲之。其視浣花牋

紙最精潔。凡公私簿契書卷圖籍文牒，皆取給於是。廣幅無粉者謂之假山南，狹幅有粉者謂之假榮，造於冉村曰清水，造於龍區鄉曰竹紙。蜀中經史子集，皆以此種傳印。而竹紙之輕細似池紙，視上三色價稍貴。近年又倣徽池法作勝池紙，亦可用，但未甚精緻耳。」

東坡志林：「昔人以海苔爲紙，今無有。今人以竹爲紙，亦古所無有也。」

東坡題跋：「成都浣花溪水，清滑異常，以漚麻楮作牋，潔白可愛；數十里外，便不堪造信水之力也。揚州有蜀岡，岡上有大明寺井，知味者以爲與蜀水相似。溪左右居人亦造紙，與蜀產不甚相遠。自十年以來，所產益多，亦益精。更數十年，當與蜀紙相抗也。」

按唐時寫本，多用益州麻紙，堅緻耐久。至宋造竹紙，質輕價廉，麻紙寢廢。

天祿琳琅：「宋刻春秋經傳集解後，刻木記云：『淳熙三年八月十七日，左廊司局內曹掌典秦王楨等奏聞，壁經春秋、左傳、國語、史記等書，多爲蠹魚傷牘，未敢備進上覽。奉勅，用棗木椒紙，各造十部。四年九月進覽。監造臣曹棟校梓，司局臣郭慶驗牘。』據識則孝宗年所刻，以備宣索者，棗木刻世尙知用。若印以椒紙，後來無此精工也。」

王世貞漢書跋：「余生平所購周易、禮記、毛詩、左傳、史記、三國志、唐書之類，過三千餘卷，皆宋本精絕。最後班范二漢書，尤爲諸本之冠。桑皮紙白潔如玉，四旁寬廣。」

又宋本文選跋：「此本繕刻極精。紙用澄心堂，墨用奚氏。」

趙文敏宋本文選跋：「玉楮銀鈎，若與鐙月相映，助我清吟之興不淺。」

按考槃餘事：「王弼州藏宋板漢書，澄心堂紙，李廷珪墨。」按澄心堂紙，始於南唐。後山叢談：「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地，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。」江寧府志：「後主造澄心堂紙，甚爲貴重。宋初紙猶有存者，歐公會以二軸贈梅聖俞。相傳淳化閣帖，皆用此紙所搨。歐陽公五代史亦用此屬草。」蓋此紙以桑皮爲質料，後主所置者。工料特精，別以烈祖之澄心堂名之，遂成上方珍品。江寧府志所云宋初猶存者，謂南唐舊紙猶存。梅聖俞答歐陽公送澄心堂紙詩，但存圖書及此紙，棄將大屋將角堆。幅狹不堪作誥命，聊備麤使供鸞臺。」可知南唐遺紙甚多，爲時人所貴。宋人仿造者，亦惟監中印本方用之耳。

陳繼儒妮古錄：「宋紙於明望之，無簾痕。」

天祿琳瑯：「唐書印紙，堅緻瑩潔。每頁有「武侯之裔」篆文紅印，在紙背十之九。似是造紙家私記其姓爲諸葛。」

按南宋槧本本草衍義，每葉中縫反面有楷書「京兆方塘文房朱記。」東華續錄：「高宗朝，諭鍾音察訪建安余氏裔者，奏稱其祖印書，紙皆自造，在紙上印「勤有堂」字樣。因知古時刻書，有自造紙者。」

明張萱疑耀：「余獲校祕閣書籍，每見宋板書，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。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，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牘牋啓之故紙也。其紙極厚，背面光澤如一，故可兩用。若今之紙，不能爾也。」

按藝風堂藏宏治本僑吳集，乃取當時書翰拜帖反印之，亦罕見也。

筆叢：「凡印書，永豐綿紙爲上，常山東紙次之，順昌書紙又次之，福建竹紙爲下。綿貴其白且堅，東貴其潤且厚。順昌堅不如綿，厚不如東，直以價廉取稱。閩中紙短窄鰲胞，刻又舛訛，品最下而直最廉。」

藝風堂藏書記：「明刻李長吉歌詩，附製書雅意四則。一紙用清文京古千，或太史連方稱。一印用方氏徽墨，孫氏京墨，凡墨勿用。一殼用月白雪凌，純厚青絹，椒表陰乾。一裁用利刀，磨用光石，俱付良工。」

廣信府志拾遺：「石塘人善作表紙，搗竹絲爲之。竹筍三月發生，四月立夏後五日，剝其殼作蓬紙，以竹絲置於池中，浸以石灰漿，上竹槁鍋煮爛，經宿水漂淨之，後將稿灰淋溼水，上槁鍋煮爛，復水漂淨之，始用黃豆泔注一大桶，槁一層竹絲，則一層豆泔，過三五日，始取爲之。白表紙正用藤紙藥，黃表紙則用姜黃細舂末，稱定分兩。每一槽四人，扶頭一人，舂碓一人，檢料一人，焙乾一人，每日出紙八把。」

王宗沐江西省志：「廣信府紙槽，前不可考。自洪武年間，創於玉山一縣。至嘉靖以來，始有永豐，鉛山，上饒三縣，續告官司，亦各起立漕房。玉山漕坐峽口等處，永豐漕坐柘揚等處，鉛山漕坐石塘石壠等處，上饒漕坐黃坑，周村，高州，鐵山等處，皆水土宜漕。窮源石峽，清流湍激，漂料潔白，蒸熟搗細。藥和溶化，澄清如水，簾撈成紙，製作有方。其槽所在非一地。故附屬因革，無從稽覈，矧係民產，

姑紀其略耳。楮之所用，爲構皮，爲竹絲，爲簾，爲百結皮。其構皮出自湖廣，竹絲產於福建，簾產於徽州浙江。自昔皆屬吉安徽州二府商販，裝運本府地方貨賣。其百結皮，玉山土產。漕戶僱倩人工，將前物料浸放清流急水，經數晝夜。足踏去殼，打把撈起，甑火蒸爛，剝去其骨。扯碎成絲，用刀剉斷，攪以石灰存性。月餘，仍入甑蒸。盛以布囊，放於急水。浸數晝夜，踏去灰水。見清，攤放洲上。日曬水淋，無論月日，以白爲度。木杵舂細，成片摛開。復用桐子殼灰及柴灰和勻，滾水淋泡。陰乾半月，澗水灑透。仍用甑蒸水漂，暴曬不計徧數。多手擇去小疵，絕無瑕玷。刀斫如炙，揉碎爲末。布袱包裹，又放急流洗去濁水。然後安放青石板合漕內，決長流水入漕，任其自來自去。藥和溶化，澄清如水，照依紙式大小高闊，置買絕細竹絲，以黃絲線織成簾牀，四面用筐綳緊。大紙六人，小紙二人，扛簾入漕。水中攪轉，浪動撈起。簾上成紙一張，揭下，疊搾去水，逐張掀上，磚造火焙。兩面紛飾，光勻內中。陰陽火燒，薰乾收下，方始成紙。工難細述論。雖隆冬炎夏，手中不離水火。諺云：『片紙非容易，措手七十』

二。『司禮監行造紙名二十八色曰：白榜紙，中夾紙，勘合紙，結實榜紙，小開化紙，呈文紙，結連三紙，綿連三紙，白蓮七紙，結連四紙，綿連四紙，毛邊中夾紙，玉板紙，大白鹿紙，藤皮紙，大楮皮紙，大開

化紙，大戶油紙，大綿紙，小綿紙，廣信青紙，青連七紙，鉛山奏本紙，竹連七紙，小白鹿紙，小楮皮紙，小戶油紙，方榜紙。以上定例，五年題造一次。乙字庫行造紙名一十一色曰：大白榜紙，大中夾紙，大開化紙，大玉版紙，大龍瀝紙，鉛山本紙，大青榜紙，紅榜紙，黃榜紙，綠榜紙，阜榜紙。以上隨缺取用，造解無期。」

紹興府志：「越中昔時造紙甚多。韓昌黎毛穎傳，紙曰會稽楮先生是也。嵊縣刻藤紙，名擅天下。式凡五：用木椎椎治，堅滑光白者，曰碓牋；瑩潤如玉者，曰玉板牋；用南唐澄心紙樣者，曰澄心堂牋；用蜀人魚子牋法，曰粉雲羅牋；造用冬水佳，敲冰爲之，曰敲冰牋。今莫有傳其術者。竹紙。嘉泰志：「刻之藤紙，得名最舊。其次苔牋。然今獨竹紙名天下。他方效之，莫能彷彿，遂掩藤紙矣。竹紙上品有三：曰姚黃，曰學士，曰邵公。三等皆又有名。展手者，其修如常，而廣倍之。自王荊公好用小竹紙，比今邵公樣尤短小，士大夫翕然效之。建炎紹興以前，書簡往來，率多用焉。後忽廢書牋而用劄子。劄子必以楮紙，故賣竹紙者稍不售；惟攻書者猶喜之——滑一也；發墨二也；宜筆錄三也；卷舒雖久，墨終不渝，四也；不斷五也。會稽之竹，爲紙者自是一種。取於筍長未甚成竹時，乃可用。民家或賴以

致饒。今越中凡昔人所稱名紙，絕無聞。惟竹紙間有之，然亦不佳。」

嘉靖金華志：「梁山近盤泉，舊有紙廠造紙。」

東陽縣志：「尋常所用皮紙，大者名呈文綿紙。大概用桑皮筍殼煮成，而以藤汁澆之。」

萬曆龍遊縣志：「貨品中惟多燒紙，勝於別縣。」

常山縣志：「邑產紙，大小厚薄，名式甚衆。曰：歷日紙，賦罰紙，科舉紙，冊紙，三色紙，大紗窗，大白榜，大中夾，又曰：十九色紙，白榜，白中夾，大開化，小開化，白綿，連三，結實連三，白連七，白綿連四，結實連四，竹連，七竹，奏本，白楮皮，小綿紙，毛邊，中夾白呈文，青奏本，又間一用之。曰：玉板紙，簾大料細，尤難抄造。他若客商所用，各隨販賣處所宜，名式不可枚舉。凡江南河南等處賦罰，及湖廣福建大派官紙，俱來本縣買納。」

衢州府志：「藤紙、綿紙、竹紙三種，並皆細品。」

菽園雜記：「衢之常山開化等縣，以造紙爲業。其法採楮皮蒸過，石灰浸三宿，揉去灰。又浸水七日，春爛，漂入胡桃藤等。藤以竹簾承之，俟其凝結，掀置磚板，以火乾之。」

赤城志：「蘇文忠雜志曰：『呂獻可遺余天台玉板，過於澄心堂。』又米元章用黃巖藤紙，硃熟，揭其半用之，有滑淨軟熟之稱。今出臨海者曰黃檀，曰東陳；出天台者曰大淡；出寧海者曰黃公，而出黃巖者以竹穰爲之，卽所謂玉板也。」

安徽省志：「徽州府唐時土貢紙，今無佳者。往往市自開化間。寧國府郡邑皆出紙，宣、經、寧三邑尤擅名。太平府紙出繁昌，六安州邑造紙者多。」

福建通志：「福州府竹穰楮，皮薄籐厚。凡柔靱者，皆可以造紙。舊志謂巧紙出古田羅源村落間，楮紙出連江鄉，薄籐紙出侯官，赤色厚籐紙出永福辜嶺，今皆少造。」

四川通志：「保寧府出楮紙，夔州府萬縣產蜀紙，龍安府江油出楮紙，雅州府產蜀紙，嘉定府尖山下爲紙房，楮薄如蟬翼，而堅重可久，忠州果山出紙。」

湖南通志：「長沙府衡山土貢綿紙，唐書地理志。耒陽出紙。明一統志。耒陽蔡倫故宅，旁有蔡子池。倫漢黃門郎，順帝之世，擣故魚網爲紙，用代簡者，自其始也。水經注。衡陽出五家紙，又云工界紙。」全唐詩

受寄杜甫詩「衡陽紙價頓能高」

按今所用印書紙，多取諸江西安徽浙江湖南福建諸省。方志所引，詳於考古，略於徵今。坊肆中人，又日習其物，而不知其源。清季皖省官設造紙廠，造成數十種。更有染作古色者。家刻善本，多取以摹印焉。近已不製矣。

裝訂

歸田錄：「唐人藏書作卷軸，後有葉子，似今策子。凡文字有備檢用者，卷軸難數卷舒，故以葉子寫之。」

偃曝談錄：「古竹簡之後，皆易楮書之，束而爲卷，故曰一卷二卷。自馮瀛王刻板後，卷變爲冊，猶曰卷者甚無謂。」

筆叢：「凡書唐以前爲卷軸，蓋今所謂一卷，卽古之一軸。至裝輯成帙，疑皆出雕板之後；然六朝已有之。阮孝緒七錄，大抵五卷以上爲一帙。」

又：「凡裝有綾者，有錦者，有絹者，有護以函者，有標以號者。吳裝最善，他處無及焉。閩多不裝。」

白氏金瑣：「凡書冊以竹漆爲糊，逐葉微攤之；不惟可以久存字畫，兼紙不生毛，百年如新：此宮中法也。」

本草：「必粟香，亦名花木香，取其木爲書軸，白魚不損書。」

王氏談錄：「作書冊，黏葉爲上，雖歲久脫爛，苟不逸去，尋其葉第，足可抄錄。次敍初等。董子繁露數卷，錯亂顛倒，伏讀歲餘，尋繹綴次方稍完。此乃縫綴之弊也。」

張萱疑耀：「祕閣中所藏宋板書，皆如今制鄉會進呈試錄，謂之蝴蝶裝，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。偶閱王古心筆錄云：『用楮樹汁飛麵白芨末三物調和，以黏紙，永不脫落。』宋世裝書，豈知此法耶？」

按清季發內閣藏書，宋本多作蝴蝶裝，直立架中，如西書式，糊漿極堅牢。

錢曾讀書敏求記：「雲烟過眼錄：『余從延陵季氏會觀吳彩鸞書切韻真蹟，逐葉翻看，展轉至末，仍合爲一卷。』張邦基墨裝漫錄言旋風葉者卽此。自北宋刊本書行，而裝潢之技絕矣。」
按旋風葉卽蝴蝶裝

吳騫拜經樓藏書題跋記：「圖繪寶鑑，黃蕘圃跋云：『收藏爲廬江王，猶是幾百年前故物。拜經樓主人以爲裝潢極精，非民間藏書。吾見成化時閣本大唐開元占經，每冊俱用黃綾作簿面，黃

絹作籤條。此可見官書珍重，卽裝潢可辨也。」

考槃餘事：「嘗見宋板漢書，不惟內紙潔白，且每本多用澄心堂紙數幅爲副，次以活襯竹紙爲裏。蠶繭鵠古藤紙，因美而存遺不廣。若糊褙及以官券殘紙者，則惡矣。」

西溪叢話：「余有舊佛經一卷，乃唐永泰元年奉詔於大元宮譯。後有魚朝恩銜，有經生并裝潢人姓名。」

孫慶增藏書紀要：「裝訂書籍，不在華美飾觀，而要護帙有道，款式古雅，厚薄得宜，精緻端正，方爲第一。古時有宋本，蝴蝶本，冊本，各種訂式。書面用古色紙，細絹包角。標書而用小粉糊，入椒礬細末於內。太史連三層標好貼於板上，挺足候乾，揭下壓平用。須夏天做，秋天用。摺書頁要摺得直，壓得久，捉得齊，乃爲高手。訂書眼要細，打得正，而小草訂眼亦然。又須少；多則傷書腦，日後再訂，卽眼多易破，接腦煩難。天地頭要空得上下相稱。副冊用太史連，前後一樣兩張。截要快刀截，方平而光。再用細砂石打磨，用力須輕而勻，則書根光而平，否則不妥。訂線用清水白絹線，雙根訂結。要訂得牢，嵌得深，方能不脫而緊。如此訂書，乃爲善也。見宋刻本襯書紙，古人有用澄心堂紙，書面用宋

箋者，亦有用墨箋洒金書面者，書箋用宋箋藏金紙古色紙爲上。至明人收藏書籍講究裝訂者少。總用棉料古色紙書面，襯用川連者多。錢遵王述古堂裝訂書面，用自造五色箋紙，或用洋箋書面。雖裝訂華美，却未盡善。不若毛斧季汲古閣裝訂書面，用宋牋藏經紙宣德紙染雅色，自製古色紙更佳。至於松江黃綠箋紙書面，再加常錦套金箋貼箋最俗。收藏家間用一二錦套，須真宋錦或舊錦舊刻絲。不得已，細花雅色上好宮錦亦可。然終不雅，僅可飾觀而已矣。至於修補舊書，襯紙平伏，接腦與天地頭并，補破貼欠口，用最薄綿紙熨平，俱照舊補畫法，摸去一平，不見痕迹，勿覺鬆厚，真妙手也。而宋元板有模糊之處，或字脚欠缺不清，俱用高手摹描如新。看去似刻，最爲精妙。書套不用爲佳。用套必蛀。雖放於紫檀香楠匣內藏之，亦終難免。惟毛氏汲古閣用伏天糊標，厚襯料，壓平伏標，面用洒金墨箋，或石青石綠棕色紫箋俱妙。內用科舉連標，裏糊用小粉川椒白礬百部草細末，庶可免蛀。然而偶不檢點，稍犯潮濕，亦卽生蟲，終非佳事。糊標宜夏，摺訂宜春。若夏天摺訂，汗手并頭汗滴於書下，日後泛潮，必致霉爛生蟲，不可不防。凡書頁少者宜襯，多者不必。若舊書宋元鈔刻本，恐紙舊易破，必須襯之，外用護頁方妙。書箋用深古色紙標一層，簽要款，貼要正齊，不可長短

闊狹，上下歪斜，斯爲上耳。虞山裝訂書籍，講究如此。聊爲之記，收藏家亦不可不知也。」

曹溶絳雲樓書目後序：「賈人之狡獪者，率歸虞山，取不經見書，楮墨稍陳者，雖極柔茹糜爛，用法牽綴，洗刷如新觸手，以薄楮襲其裏，外則古錦裝褫之。」

按此序不見刊本絳雲樓書目，惟舊鈔本有之。觀此知今裝訂之法，始於明季也。古本狹小者，補綴後用白紙爲裏，四面放大。北京人謂之金鑲玉，揚州人謂之袍套襯。

士禮居藏書題跋續記錄：「近事會元五卷，裝池出良工錢半巖手，近日已作古人，惜哉！其子曾亦世其業，而其裝池却未之見，不知能傳父之手工否。」

中華民國七年五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國難後第一版

(九二二)

國學小叢書 中國雕板源流考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孫毓修

主編者 王雲五

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

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

